

奇幻橱柜

克罗诺斯传奇 I

[美国] 玛丽·鲁特科斯基 著
李美华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附赠
魔幻家族贴纸



The Cabinet of Wonders

The Kronos Chronicles: Book I



The Cabinet of Wonders

The Kronos Chronicles: Book I

奇幻樹柜

克罗诺斯传奇 I

[美国] 玛丽·鲁特科斯基 著
李美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幻橱柜／(美)鲁特科斯基(Rutkoski, M.)著；李美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10
书名原文：The Cabinet of Wonders
ISBN 978-7-5447-0996-5

I. 奇… II. ①鲁… ②李…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6859 号

The Cabinet of Wonders by Marie Rutkoski
Copyright © 2008 by Marie Rutkoski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9-033号

书 名 奇幻橱柜
作 者 [美国]玛丽·鲁特科斯基
译 者 李美华
责任编辑 李浩瑜
原文出版 Farrar Straus Giroux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1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盐城印刷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插 页 2
字 数 168 千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996-5
定 价 1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序幕 /1

- 1 罗盘的标志 /7
- 2 造钟 /17
- 3 闪电和黄蜂 /27
- 4 地球和太阳, 太阳和地球 /37
- 5 蜘蛛说的话 /45
- 6 突如其来的暴风雪 /57
- 7 绿袖子 /65
- 8 萤火虫 /71
- 9 金色的螺旋 /83
- 10 长手小偷 /91
- 11 穿过卡洛夫桥 /107
- 12 森林里的开阔地 /115
- 13 敲钟了 /121
- 14 洋葱炖肉 /131
- 15 在染坊 /141

- 16 艾丽斯的发明 /153
- 17 动物园 /161
- 18 读书人和鲁道夫原色 /171
- 19 队长的秘密 /183
- 20 王子的生日 /193
- 21 不是魔法师的魔法师 /199
- 22 尼尔的话有道理 /211
- 23 狮子和火蜥蜴 /221
- 24 坏消息 /231
- 25 硬币和齿轮 /245
- 26 一匹有天赋的马 /257
- 27 雪地上的狐狸 /265
- 28 最漂亮的东西 /273
- 尾声 /281
- 作者的话 /285

序 幕

灿烂的阳光中，黄色的山峦高低起伏，一会儿高及山巅，一会儿落入谷底。在这个八月的早晨，波西米亚^①人居住的乡间看上去就像一片波涛汹涌的金色海洋。

一辆马车在山谷里摇摇晃晃地蜿蜒前行。马车上高高地坐着两个人，他们都在看着拉着他们蹒跚而行的马。两人身后，一个用布包着的东西，占据了敞篷马车上的大部分空间。

其中拉着缰绳的人叫贾里克。他咳了一声。“我干这活得有额外的酬劳。”他说，“味道多臭呀。”

“你这是什么意思？”贾里克的伙伴马丁说，他转过身，看了看那包东西。

贾里克见他在看那包东西。“不，不是那个意思。那些烂掉的油菜花。它们发出的臭味比有五百年历史的露天厕所还臭。”

“哦，那个呀。”马丁回答说，“对我来说，它们的味道倒不错。”

① 中欧古地名，现位于捷克共和国中西部地区。





山峦之所以呈黄色，就是因为成千上万的花朵密密匝匝地连成一片。

贾里克口无遮拦地说：“我就是不想做你们山里人，在那花地里干活。到我们回到布拉格时，我的衣服都会有腐烂味的。”

马丁都懒得生气了。他往后靠在开裂的皮座位上。“很多人都很喜欢油菜花的味道。这东西就是这样，你要么很爱它，要么就很恨它。像吃芦笋。”

“你是在这种气味中长大的，我敢肯定你对这很习惯啦。”

“记住，”——马丁用手指着他，假装没有听到贾里克最后的评论——“波希米亚需要那些花。我敢打赌，今年一定会是好收成。很快，农夫们就要到田野里收集油菜籽，再把它们榨成油了。你可以像只山羊一样对那气味发怨气，但油菜的用途可多啦。”

马车在土路上拐了个弯，一个轮子陷进了一个大坑。车子颠了一下。

后面包着的东西发出呻吟声。

“哎！”马丁伸长脖子，冲那暗影发怒，“给我闭嘴！你就不能让我们安静点吗？”他从喉咙深处发出了不耐烦的声音，然后摘下帽子，扇着满脸的汗。“太热了。”他说，叹了口气。

“是呀。”贾里克拖长声音说，眼睛盯着前面。

“跑这一趟倒挺挣钱的。”

“嗯。”贾里克挥了挥缰绳。“不管怎么样，我们快到了。再花上半小时吧。”

“什么，你难道来过这里？我还以为你从来没离开过布拉格



呢。你怎么知道这地方的？”

“我没来过。”贾里克在位子上换了换姿势。“但马来过的。”

马丁看了他一眼，眼神很奇怪。“她还告诉你我们还得花多长时间，对吗？”

贾里克失声大笑，这一路可能还是第一次。“不，当然没有！我开玩笑呢。”

但这似乎是一种很奇怪的玩笑。

“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贾里克说，下巴朝那包东西扬了扬。里面的呼吸声现在越来越大了，而且有点粗重。

马丁还是带着怀疑的神情看着贾里克。“不。没问过，我说的是大实话。”

贾里克点点头。“最好是这样。”

“这命令，”马丁说，“是王子亲自下的。”

这对贾里克来说还是新闻。知道这个细节使他意识到，在过去的几个小时中，他的心情一直不好。意识到这一点就像一个姿势坐久后突然产生的疼痛性痉挛一样。那时贾里克还想，实际上，他的背部下方确实有痉挛。

“你没告诉我是王子亲自下的命令。”他说。

“你也没问过我。”

这倒是实话。马丁是王子的马夫，他提议他们把人送到奥克诺村时（当然，报酬是有一部分进入贾里克的腰包的），贾里克什么问题也没问。城堡里的两个男仆在马厩里和马丁碰头，抬来一个似乎仅剩一点知觉、脸部缠着血淋淋绷带的人时，贾里克什





么问题也没问。

“啊，我们到了。”马丁说着，用手指着一片建筑物。房子和商店依稀可见，土路也变成了砾石路，直穿奥克诺整个村子。

村子看上去还挺繁华。有几座石头房子。木制房子也很结实，窗框用不同颜色的木条装饰，样式还很漂亮，其中很多都镶有真的玻璃。商店招牌做着商品广告：皮制马具、书、木制品、玻璃器皿，还有布店。妇女穿着干净的百褶裙子走来走去。有条路过的流浪狗，如果考虑到它是只没人管的动物的话，看上去算是肥硕。路通到一个小广场，广场中间是个设计得很不错的喷泉，水从石头上流下来，分三个层次。

马丁从他的紧身背心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羊皮纸，研究了一番。“从这里左转。”

“没道理的。”贾里克低声说。

“拿地图的是我，你必须往左转。”

“不，我的意思是说，”——他头朝马车后部扬了扬——“那没道理的。他到底做了些什么，要接受这样的惩罚，不是被扔进最近的监狱去，却被送回家？”

“不知道。”马丁轻松地挥着手，赶走了一只苍蝇。“也许他杀了人。”

“那他就应该蹲监狱，或是被行刑，或者两者都要。”

“也许他杀了王子最喜欢的狗。”

“那他也应该蹲监狱，或是被行刑，或者两者都要。”

马丁大笑起来。



“我要说的只是，”贾里克继续说下去，“如果你想要除掉一棵草，你总不能只把它的一些草茎剪掉，然后就完事了。”他们现在走的这条路上路边房子比较少了。一阵阵风从建筑物之间穿过，吹着两人汗津津的头发。“草还会长回去。要报复总是有机会的。”

“他？”马丁又笑了。“哦，我很高兴挑了你来赶车。你太有趣了，真的。什么草不草的，这家伙无论如何不能有什么动作了。现在继续往前走——”马丁又看了看地图，瞥了一眼远离其他房子的一栋又高又窄的石头房子。他们靠近后，发现一楼是个商店，橱柜里满是稀奇古怪的金属物、钟，还有像蚱蜢一样跳动着的锡制玩具。贾里克读不出来漆在门上的字，但房子一角挂着的一个标志物却是个多角罗盘。“就停在这里，”马丁说，“就是这里。”

贾里克拉住马缰，手放在大腿上，但还抓着皮带。“他可能有儿子。他们一定义愤填膺。”

马丁用大拇指在贾里克肩膀上点了点。“不用害怕，我的朋友。”他说，再指着已经打开的门。门厅里站着个女孩，只有十二岁，但相对于她的年龄来说，长得很高了。一绺棕色的长发披散在她脸上，面部表情很谨慎。她穿着睡袍，带着敌意站在那儿，似乎在表明，她知道事情不正常，但她并不在乎。她直视着他们，眼睛眯着——但贾里克在想，也许这是因为阳光的缘故，而不是因为她已经对他们有了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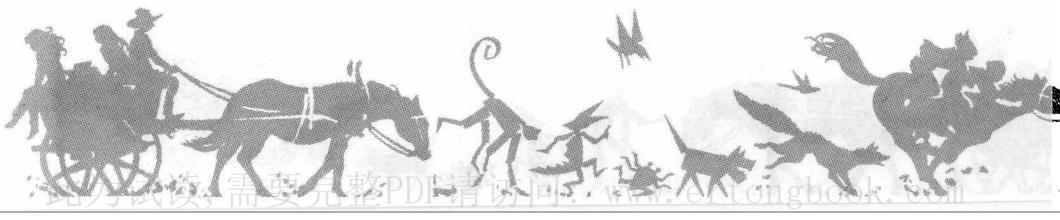
马丁侧过身子，在贾里克耳边低语道：“我说过的，别担心。他只有这么个女儿。”





贾里克背部的疼痛似乎更严重了。

母马叫了一声。然后她在他脑子里静静地说开了，她从来没有和其他人说过这么多话，因为她知道，只有贾里克才有听懂她说的话的天赋。如果你是匹马，她告诉他，你就会习惯背负这种令人不快的重担了。



1 罗盘的标志

那天早晨早些时候，佩特拉·克罗诺斯就被金属的滴答滴答声吵醒了。你可能想象这是钟，但它不是。它不能鸣响报时，也没有分针和秒针。但它还是有八条腿，还有个类似脸的东西，很小的脸，上面有两只眼睛，还有一闪一闪的绿色斑点。阿斯特罗菲尔，佩特拉的锡制蜘蛛，在她床边的床头柜周围跳来跳去，叫着：“醒醒！醒醒，你这只懒猴！洞穴里的蝙蝠！地下的松鼠！”一边叫，发光的身体一边还颤动不已。

佩特拉擦着眼角的眼屎。“就算你昨晚熬夜了，读了本关于所有的冬眠动物的书，那也没有必要炫耀吧。”

阿斯特罗菲尔把两条前腿交叉着，十足的老师样。“事实上，懒猴是不冬眠的。它们只是很懒很懒。”

“嗯。”虽然早晨的太阳已经使房间里变温暖了，佩特拉仍然紧紧裹在亚麻布床单里面。“我敢打赌，它们也很笨。”

“哦，是的。”

“是那种连一点暗示都不懂的动物。”佩特拉说。她打了个哈





次，又闭上眼睛。

“哦……”阿斯特罗菲尔放开了原先交叉着的双腿。

“还有一种很少见的懒猴，安哥拉斑点懒猴，这种懒猴反应很快。”

佩特拉躺着一动不动。

“而且思想也很活跃。”

床上还是没有反应。

“对朋友的一再请求，还很容易被感动。”阿斯特罗菲尔又加了一句。

佩特拉翻了个身，背对着阿斯特罗菲尔。

“安哥拉斑点懒猴也很谨慎，特别是在早晨醒来发现自己的整张脸被黏乎乎的金属蜘蛛网布满的时候。”

“可怕的命运。”佩特拉说。她掀开被单，溜下床来。母鸡的叫声从那扇高高的窗户传进来。一大早，肯定有只公鸡打过鸣，但并没有打断佩特拉安稳的睡眠。她把乱糟糟的头发往后推。迪塔，她的已经成年的表姐，一再希望她能把头发编成辫子，这样看上去会整齐些，可她很固执，一直拒绝这么做。佩特拉的眼睛是灰色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银色的，就像每只眼睛都是用液态的金属造出来似的，圆圆的，很亮，眼珠则是黑色的。看上去很像她爸爸的眼睛。总的来说，她长得很像他。这经常使她很高兴。

她向一个架子走去，架子沿墙放着，在房间的一角和一个长方形的凸出部之间。那凸出部是从下面厨房的火炉处伸出的烟



道。粗糙的木头架子上散乱地摆着些瓶子、厚厚的纸、几支用坏的鹅毛笔，还有一个小盒子。盒子很光滑，七叶树的形状，棕色的。盒子是木制的，有个连着的盖子。佩特拉取下盒子，拿出一个瓶子。

阿斯特罗菲尔把一条发光的蛛丝射向房间对过，黏到架子旁边的墙壁上。他沿着蛛丝一荡，就把自己荡过好几英尺，停在架子边上。

佩特拉打开瓶盖，把七叶树形状的盒子打开，里面有一个微型汤匙，她在里面倒上稠稠的绿色菜油。阿斯特罗菲尔吮吸着汤匙里的东西，发出愉快的声音。吃完油后，他的眼睛颜色更深了，而且有了光泽。

“哎。”佩特拉说着，把瓶盖塞好，“如果你饿了，其他的动物也肯定饿了。”

阿斯特罗菲尔很快爬上她的手臂，用脚抓住她的肩膀，脚力透过了她薄薄的夏天穿的睡袍。

“哦！”

9

要是她曾指望阿斯特罗菲尔会向她道歉，那他根本不干。

“顺便说一下，”他说，“昨晚我并没有看书。”

“哦？”佩特拉走出卧室，随手关上门。她跳着下了楼梯，其实根本没必要费那么大的劲。蜘蛛跳上跳下的。他们到了二楼。楼下传来连续不断的叮当声。“那你为什么突然知道这么多动物学的东西？”

“我在读蜉蝣类动物的东西。”他说，手指了指她爸爸书房架





予上的那些薄薄的小册子。“你知道我只翻得动书里的书页，但翻不动那些厚重的皮面装订书。如果书本来没有翻开，我自己是没办法翻的。”

佩特拉快步跑过楼梯转角，开始跳下下一段楼梯。阿斯特罗菲尔更紧地抓着她。叮当声更响了。

阿斯特罗菲尔说：“如果没有人记得把那些美丽的大书留着给一只可怜的失眠蜘蛛看的话，那只可怜的失眠蜘蛛除了去翻看写得糟透了的蜉蝣类动物的册子，他还能干什么呢？”

“那你为什么读有关懒猴和松鼠的书呢？”

阿斯特罗菲尔顿了顿。“我想了解像我一样的生物。但蜉蝣类动物的书里没有讲蜘蛛的内容。”

佩特拉停了下来。她开始用正常的步子走下楼梯。“对不起，阿斯特罗。”她说。她真是在道歉，因为真的是没有这样的书，可以告诉他关于像他一样的生物的情况。在造阿斯特罗菲尔时，她爸爸曾参考过介绍蜘蛛纲动物的动物学指南。但即使这本指南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我以后睡觉之前记得留本书给你。”

她到了一楼，打开她爸爸工作室的门，这工作室也是家里的商店。在这可以买到米卡尔·克罗诺斯做的金属物品和机器。

“这只是因为我读书读得很快。”阿斯特罗菲尔说。

“是的，你确实读得很快。”佩特拉骄傲地回应着。

工作室看上去很乱，好像你永远也找不到你要找的东西，而听到的声音则让你从来都无法找到发出声响的东西在哪里。但它却是用一种非常有逻辑的顺序摆放的，或者说，她爸爸从来就



是这么声称的。还有呢，就是这种逻辑只有他自己才能明白。但他不在的时候，佩特拉学会了如何找到她需要的东西（通常情况下），即使这要花上比他多一倍或是两倍的时间。

房间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底下，一个很大的笼子里传出了吱吱叫的声音。锡制宠物饿了，很想被放出来。“你怎么这么久才来呀？”他们中有些东西叫道。像阿斯特罗菲尔一样，所有的动物都有很小的金属声带。金属本身可以扩大周边的声音。佩特拉的爸爸设计这些动物的时候，就让他们的金属身体扩大了他们的声音。阿斯特罗菲尔是只安静的蜘蛛，正如蜘蛛通常情况下都是安静的。他喜欢和人分享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但他最喜欢和佩特拉秘密分享，躲在她的头发里，在她耳边低语，这样她咯咯发笑时谁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锡制宠物如果想大声说话，他们是做得到的。一只金属猴正发出尖锐刺耳的叫声，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宠物在笼子底部转着圈，有的爬到栏杆上。佩特拉打开笼子时，五只拳头大小的甲虫、三只没毛却有锡制鳞片的小狗、一只金翅雀、一只渡鸦、两只蜥蜴（要买他们必须一起买，否则一只也不卖）、几只老鼠，还有一只大眼猴便像流星一样在房间里四散开来。他们看到她去拿桌子上的菜油和一个大碟子时，又全都冲回来，聚在她的脚边。

“什么德行！”阿斯特罗菲尔嗤之以鼻，好像他自己吃早餐时是迈着悠闲的步子去吃的。

宠物们把嘴伸到油里，舔着油，或吞食着油。佩特拉用肘把





猴子推到一边，在碟子边给一只甲虫让出地方，要不甲虫都被猴子压到身子底下去了。他们吃饱了早餐之后，便更加平静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只有那三只小狗开始互相嬉戏起来。他们是锡制宠物中最年幼的，是她爸爸离开家到布拉格去之前才完成的，那只是六个月前的事。他们是他最新的实验。和其他宠物不一样，这些小狗是被设计成可以继续长大的。

晚上，这些动物们被锁在笼子里是很无聊的。他们精力充沛得很。几年前，当她爸爸开始制作这些锡制宠物时，不论白天还是晚上，他让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在房子里跑来跑去。接着发生什么啦？简直是大灾难。厨房里的腌菜坛子被打翻在地板上，醋被泼得到处都是。一只松鼠跑进放亚麻布的橱子，把几床床单撕成布片，用来做窝。一只鸟对着一面昂贵的镜子中自己的影子不停地啄，把镜子啄裂了。如果迪塔和她的家人那时候和他们住在一起的话，你可以肯定她很快就会终止宠物们的自由的。那时候，佩特拉只有七岁。她倒是对宠物们的滑稽行为又叫又笑的。她爸爸很少注意到这些事情。有一次，一只可怜的兔子不见了，他们发现她被困在农场机械模型的传动装置里，饿得快死了。直到这时，她爸爸才决定晚上要把宠物们锁在笼子里。他们只能在商店里玩，而且只有在白天有人照看他们的时候才行。

阿斯特罗菲尔不在这规则管束范围之内。而他几乎对任何规则来说都是特例。从出生之日起，他就举止良好。他把良好举止当成一种骄傲。他的捷克语学得很快，才出生几天就可以说完整的句子了。他是她爸爸制作的唯一学会阅读的宠物。阿斯特罗

